

立德与树人之间：一种教育伦理学辨析

李建华，王 果

(浙江师范大学 田家炳德育中心，浙江 金华 321000)

[摘要] 立德树人是新时代教育的根本任务。“立德”主要关涉的是德性的“大”和“小”之辨，大德属于实现人生不朽的最高层次，具有能够超越时空的永恒性，是出于人的善本性、合于天地之道、能够治理好天下、让百姓过上美满幸福生活的圣人之大德。这种大德可以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美德这三个方面去追寻；“树人”内涵了“手段”和“目的”之辨，我们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把人本身当作目的，才能真正地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立德”和“树人”的连接蕴含着“偶然”和“必然”之辨，“立德”和“树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人本身，所以它们又存在着相通相融的必然性，其实质是“立育人之德”和“树有德之人”的有机结合与辩证统一。

[关键词] 立德；树人；教育伦理

[中图分类号] G 40-05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162(2020)03-0015-06

[DOI] 10.16783/j.cnki.nwnus.2020.03.002

立德树人是对中华传统文化数千年来如何培养优秀人才的智慧凝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必然要求。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立德树人”的教育思想。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召开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强调“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1]。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大师生座谈会上谈到“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要把立德树人内化到大学建设和管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做到以树人为核心，以立德为根本。”^[2]毫无疑问，立德树人已然成为了新时代教育的根本任务。但是，究竟是什么是立德树人呢？倘若我们想获得对这一问题更为本质、全面和深刻的见解，就还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理清立德树人之间所内涵的关系并对其进行极其必要的哲学追问，比如：立何种德、德何以立、树什么人、人如何立、立德与树人如何连接等。

一、立何种德：大德与小德之间

德在中国语境和生活中是一个具有很大容量的

词，尤其在现代多元的社会，道德所指向和关涉的群体已经不仅仅是传统社会中的贵族、士大夫、知识分子等，而是普遍化地指向于所有人。因此，人们的道德追求也出现了更多的层次和种类。道德从性质上可以分为禁止性道德与倡导性道德，前者如：不杀人、不偷盗、不奸淫、不欺诈等；后者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见义勇为等。前者是一种比较基本、普遍和最低限度的道德，也就是小德。它具有最广泛的可行性、可接受性和大众性，是人们在现代社会中必须要达成的道德共识，也是社会得以形成良好秩序的重要基石。而倡导性道德则是我们所说的“圣人之德”、“大德”，它融合了中西文化传统中的精髓，代表着在古往今来的历史长河中所涌现出的最高道德追求和人生理想，彰显着时代的精神气质和特殊使命。

立德意指人生最高境界在于形成良好品德，确立德行。从施行德政到修身正心再到实践德行，有关“立德”的教育思想逐渐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核心，鲜明地体现出中华文化的伦理特质与历

[收稿日期] 2020-02-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政治伦理思想通史”(16ZDA103)

[第一作者简介] 李建华(1959—)，男，湖南桃江人，哲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哲学、伦理学研究

史传统。“立德”一词最早出自于《左传》，“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3]（P1011）这句话包含了关于“德”的三层深意：一是参照杜预的注解，“大上有立德”是指黄帝、尧和舜三位圣王确立了德行。《易·繫辞下》曾记述了“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4]（P402），孔颖达在《春秋·正义》中认为立德就是指创制垂法。《孟子·滕文公上》里面讲“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5]（P86），《礼记·大学》中提到了“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6]（P802），唐尧的“让”德、虞舜的“孝”德流传至今，被后人所称颂。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德是指出于人的善本性、合于天地之道、能够治理好天下、让百姓过上美满幸福生活的圣王之大德。二是“立”的意思是指不废绝，因此，所立之德具有能够超越时空的永恒性。三是这句话是在探讨人如何能够在死而不朽的情境中生成，且“大上”、“其次”在语句中的排序则指明了立德高于立功和立言，那么立德则是人克服其肉身的有限性而实现人生不朽的最高层次。

《中庸·祖述章》有言：“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7]（P126）大德和小德并不矛盾和对立，而是各有其存在于天地间的价值。然而，我们在今天要立的就是大德。因为，只有这种“大德”才能够具有敦化万物和感召万物的力量，才能够为个体树立起理想人格的典范，让个体成为有大格局、大担当、大胸怀的时代新人，而不是一个仅仅为就业和利益而精于算计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种“大德”可以从三个层面去追寻：一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展现了中华民族在精神层面最深刻的道德追求。具体而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包含内德和外德两方面的内容，内德指的是人内在的道德修养与内心境界，主要表现为品德高尚，仁德爱人，崇尚真理等君子修为；外德指的是人在社会关系中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将人的行为限定在德的范围之中，并以此规范社会关系，这更多偏向于伦理的范畴。比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等。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8]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深深根植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分别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方面提出囊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的基本道德诉求，反映了全国人民在新时代背景下共同的道德理想。三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美德。一个民主的、法治的社会需要拥有良好德性的公民，只有当公民具有美德，才能够真正地实现和维护正义。公民美德是源于公民资格，这种资格其实就意味着公民需要尽可能地排除“私己性”的利益欲求，而更多地朝向“公共性”和参与到公共事务之中，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和履行相应的义务。根据公民美德的政治与公共特性，当代公民应具备正义感、宽容、文明礼貌、爱国主义和公共参与的美德。

二、树什么人：手段与目的之间

“树人”即培育人才，出自于《管子·权修》，“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我苟种之，如神用之。举事如神，唯王之门。”^[9]（P14）这段话除了阐述培育人才需要经过漫长的过程和时间外，还隐藏了一定的政治智慧，即管仲认为齐国需要通过大量培育人才，才能够真正地强大起来，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因此，树人是手段，是为政治目的服务，能够对国家产生极大的效用。“树人”作为政治手段，对于国家繁荣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树人”仅仅作作为手段而存在就足够了，还是自身就已经内涵了“人”这一目的呢？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深厚的人本思想，历来推崇培养圣人，圣人就是德高望重、无所不能之人，就是能“立德、立功、立言”之人，就是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人。但是，这种理想化的人格在日趋世俗化和大众化的现代社会生活中几乎难以实现，那么在今天我们究竟应该树什么人呢？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树什么人的问题一直深受重视，并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等时代条件的变化而有着相应调整，但一直都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1949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了要“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10]（P11）。1957年毛泽东明确指出了要培养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的和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0]

(P383) 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将“全面发展”载入国家根本大法,规定要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培养“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各级各类合格人才。”^[11](P2286) 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11](P3471) 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从立法的角度回答了关于树什么人的问题,即“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11](P3790),这次的表述也成了后来学界所公认的关于树什么人的核心共识,而“全面发展”的思想则是这一表述历久弥新的灵魂所在。到目前为止,我们大体上可以把关于树什么人的表述主要概括为三种:一是政治决定论视角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二是人格结构论视角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三是混合论视角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些表述既是中国教育特色的体现,也是社会主义教育本质要求,并且与马克思所倡导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一脉相通。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表述更多地体现出我们把“树什么人”当作了手段,从最初强调单一为政治服务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到后来为政治和经济双重服务的“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各级各类人才”、“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几乎完全是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强调人对社会的适应和对外在要求的满足,弱化了个体整体性发展的需要。“劳动者”、“人才”、“建设者和接班人”……其实更多是着眼于人在社会中所承担的某一个角色来对个体的培养进行定位,并未从个体作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来看待和培养。尽管一直以来都在强调“全面发展”,但是这种“全面发展”的核心却是以政治或经济等外在社会要求为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因为它淡化了该思想中促进人自由和个性发展等这些以人为目的的相关内容。因此,这种把“树人”仅仅当作手段而淡化了从人的目的出发的定位,造成了我们所培养出的人更像是片面的“工具人”和“功利人”,而非真正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在新时代,我们更要重新思考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不仅仅把“树人”当作稳固

政治或发展经济的手段,而是要从以人为本出发,寻求“树人”自身所内涵的“人”这一目的所在。当然,这并不是指不考虑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条件对树人的外在要求,正如马克思所言,“人并不是抽象地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12](P1),人始终与国家、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可能脱离国家、社会存在,甚至只有在国家、社会中才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自身。所以,必须认真考虑和实现国家和社会对于“树人”的要求。只不过,我们还需要从人本身的整体发展去思考,进而超越简单地适应社会的单一维度,实现“树人”的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价值取向的统一,也即“树人”在手段和目的之间的统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马克思认为“人是类存在物”^[13](P56),“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3](P57),“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素质的全面提升以及个性的充分、自由发展”^[14]。因此,人的全面发展不仅仅指人的德智体美劳等各个方面素质的发展,更关键的是人的自主、自觉、自由和独特性的发展,其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其一,人的活动要自由全面发展。在马克思看来,每个人可根据自己的爱好、兴趣、特长等自由地选择活动领域,不用再受旧分工和狭隘职业的限制和定位。其二,人的社会关系要自由全面发展。它包括了人的关系的普遍性发展和全面性发展,意味着可以在众多的社会关系中完全占有自己的丰富本质。“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2](P18)人不是孤立的存在,总是要与他者建立起一定的关系,正是在这种人与人所建立的关系场域中,人从他者认识到自己,拓宽自身的存在空间,获得了生命的力量,从而发展成更丰富的自己。其三,人的素质自由全面发展。人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等得到自由发展,这些素质彼此之间均衡协调,都共同指向了一个完满个体的最终生成。其四,人的个性自由全面发展。从内容上体现为个人倾向性的充分展现和满足,比如:个人的气质、性格、能力更加完美,从形式上体现为消除了个性的模式化和标准化,每一个人在社会中都是独特的个体,都有着自身独一无二的价值和归宿。其五,作为类的全面发展。人是类的存

在物，人只有超越个体性思维，获得类的全面解放和充分自由，才能实现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实质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5]（P123）把人本身当成目的，一切为了人本身，也就是康德伦理法则中所讲的“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这是人本主义教育的最高宗旨，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的最高目标。我们在新时代要树的人就是这种“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当个体不仅在德智体美劳等各个方面的素质得到充分发展，而且还能够获得自主、自由和独特的发展时，他们才会真正地活在蕴含丰富的社会关系中，积极主动地与其它事物建立更多的联结，自觉地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自身的生命联系在一起，贡献出自己独特的力量和价值，真正地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样的人才是“大写的人”、“站立着的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三、如何连接：偶然与必然之间

“立德树人”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教育理念其实内涵了立德与树人两者之间深层次的逻辑关系。目前学界对立德与树人的关系主要有以下三种理解：首先，它们是一种并列关系。立德与树人分别是两个动宾词语，各自有其行为的指向和结果，即立的是德，树的是人，因此两者从语言结构的形式上看是并列并重的。其次，它们是一种因果关系。立德是树人的原因，个体没有德就无法真的成为人才；树人是立德的结果，我们以德为导向，最终是要引领个体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最后，它们是一种主次关系，即立德比树人重要，只有先立德才能树人，所以立德必须在语词排列顺序上前置，不能颠倒次序说成是“树人立德”。尽管并列关系、因果关系和主次关系在某方面阐释了立德树人所存在的关系，但是这种解释更多是在一种二元对立或分离的外部视角下去看待立德树人，没有从整体和辩证的角度去把握它们在本质上更深层次的差异性和相通性。习近平总书记曾谈及了立德树人之间整体和辩证的关系，“以树人为核心，以立德为根本”、“人才培养是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过程，而育人是本。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这是人才培养的辩证法”^[2]。“立德树人”虽然是由两个动宾词组成，但不宜分

开理解。它们合两者为一体来作为一个整体性词汇呈现，体现了两者存在着相互包含和相互融通的关系，蕴含着偶然与必然的逻辑关系。

立德和树人所指向的事物范畴并不完全一致，因此两者的连接存在着偶然性，即树人的实现不完全取决于立德，而立德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树人的实现。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就存在着德与才不同步的认识，于是出现了无德无才、有德无才和有才无德等这样一些对于人的评价和区分。比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认为聪察强毅是才，正直中和是德，然后根据这样一种对德和才的定义将人分为了四类，“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16]（P3）。在民主化和工业化的现代社会，绝大多数的人几乎难以实现立圣人之德这样一种德性的至高要求，但是还是能够成为在德性方面基本做到守公德、禁私德且在智体美劳方面充分发展的人，这样的人同样能够在某个平凡的社会岗位上尽职尽责，同样能够为国家的富强贡献自身的力量，同样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树人的实现并不必然依靠立德。此外，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知识爆炸式的积累、科学技术浪潮式的变革和多元文化的价值冲突都提高了对“人”的要求，个体必须发展得更加全面、丰富和立体，不仅能够在与人相处交往中具有良好品德，合乎理性地善良生活，还需要具备多种综合素质、专业能力和广博精深的知识，才能够在未来中生存和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尽管如此，我们必须破除德才二分的理念，强调才本身就是德。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对于人的要求不能只停留在狭义的德的范畴领域，还需要智体美劳的发展，换言之，立德仅仅是树人所关涉的具体内容中的一部分，立德的实现只是意味着树人在某方面的实现而非最终的完全实现。

虽然立德和树人所关涉的范畴并不一致，但是立德和树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人本身。立德的主体是人，是人在立德；树人的对象是人，是要培养人。正因为这样，立德和树人之间又存在着相通相融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深深地根植于德与人的内在联结。立德树人是对“德与人”这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在新时代下所作出的重要回应，深刻地揭示了人的道德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赫尔巴特在其著作《普通教育学》中提出，道德是人类的最高目标，因此也是教育的最高目标^[17]

(P177)。道德不仅是个体追求的最高目标，更是个体作为类的意义上所追求的最高目标，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其最高目标是培养出有道德之人，正所谓“德之不修，行之不远”，道德能够让人更加完善自身，是人最高水平的追求和实现。立德树人作为一个教育理念或教育目标，包含了“德与人”的四个核心意涵：第一，培养可大写的人，能站立行走的人。人之所以能树起来，是因为有经络、有骨头、有精气、有骨气，否则无所谓“树”，这就暗含了自强、自立、气节、节操等品德。第二，培养有思想的人，有个性的人。教育不是标准化作业，培养工厂流水线上千篇一律的“产品”，而是唤醒人之为人的根本性所在，激发个体的独特生命，这就暗含了尊严、人格、包容等美德。第三，培养有素质的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德智体美劳这五个方面并不是彼此孤立存在，而是彼此间存在着多种联系。它们都是所树之人应具备的基本素养，但是德是树人的根本，排在智体美劳的前面，意味着以德来引领、决定和贯穿智、体、美、劳这几个方面的发展。从“德智体”到“德智体美”再到“德智体美劳”，人的全面发展内涵随着时代不断扩大，而德的辐射力并未减弱，始终居于首要地位，起着一种内在的引领和统摄作用。第四，培养有格局的人、有担当的人。个体将自身的视野放置于古今中西之间，切实找到自身生命与国家、民族的关联，用自己的行动担负起时代所赋予的重任，这就蕴含着所倡导的“爱国、求真、励志、力行”等品德。

立德树人在现实中的必然实现需要一定的条件作为保障和支撑，尤其是需要蕴藏着丰富精神文化的场域和具有良好师德师风的教师。立德树人不仅是指平面维度的德智体美劳各方面素质的全面发展，还包含了纵向维度的文化扎根和精神引领。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不仅提到了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具备德智体美劳综合素质和综合能力，而且还提及了要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爱国主义情怀、大爱大德大情怀、勇于奋斗等精神气质。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不同的文化形塑着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特质。在文化多元交融的今天，我们除了学习借鉴其它优秀文化以外，更关键的是能够扎根于自身的优秀文化传统，“在创造性地阐释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过程中激活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18]，以这样的活水来养育我们独特的精神气质。“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8]，作为中国人的个体精神气质必然是潜移默化、深远持久地在我们国家、民族所积淀的精神文化中涵养而成。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师也。”^[16]（P3）教师不仅要有精湛的专业知识和才能，还要有良好的师德师风，以自身的德行立于天地之间，通过点点滴滴的言传身教，在学生的生命世界中形成一个具体的、可效仿的、有大德的、有精神的人的形象，使之能够受到感召并按照这样的形象来形塑自身生命，进而帮助学生们在自己身上养成和活出我们所倡导的大德，然后通过大德对智体美劳的引领和渗透，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呈现出作为中国人特有的精神气质，从而成长为真正能够树立于天地之间的大写的人、有思想的人、有素质的人和有格局有担当的人。

总而言之，立德树人共同结合成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教育方略和根本任务，其实质是“立育人之德”和“树有德之人”的有机结合与辩证统一。只有从整体和内在的必然关联中正确地把握立德与树人之间的辩证关系，在蕴含着精神文化的现实场域中通过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的行为示范，兼顾育人与育才，才能真正地实现立德树人的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6-12-09 (01).
- [2] 习近平. 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8-05-03 (02).
- [3] 杜预. 左传（春秋经传集解）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 [4] 黄寿祺, 张善文译注. 周易译注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 [5] 杨伯峻, 杨逢彬译注. 孟子译注 [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9.
- [6] 钱兴奇等注译. 礼记 [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1.
- [7] 汪受宽, 金良年. 孝经·大学·中庸译注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 [8] 习近平. 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4-05-05 (01).
- [9] 房玄龄注, 刘绩补注. 管子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 [10] 金铁宽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 (1—3 卷) [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5.
- [11] 何东昌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 (1949 年—1997 年) [Z].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8.
- [1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1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 [14] 周常稳, 周霖. 论现阶段我国教育目的观的局限及改进 [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7, (28).
- [1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16] 司马光. 资治通鉴 (第一册) [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3.
- [17] 赫尔巴特. 普通教育学·教育学讲授纲要 [M]. 李其龙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2.
- [18] 刘铁芳.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论新时代我国教育目的的蕴含 [J]. 教育学报, 2018, (5).

Between Morality Establishment and People Cultivation: An Analysis of Educational Ethics

LI Jian-hua, WANG Guo

(Tian Jiabing Moral Education Center,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321000, PRC)

[Abstract] Morality establishment and people cultivation are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Morality establishment” is mainly concerned with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big” and “small” of virtue, great virtue belongs to the highest level of realizing the immortality of life, and has the immortality that transcends time and space. It is the great virtue of the sage that based on the good nature of human beings, conforms to the way of heaven and earth, and can govern the world well and let the people live a happy life. This kind of great virtue can be pursued from three aspects: the traditional virtue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and the civic virtue in the modern sense. The connotation of “people cultivation” i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means” and “ends”, and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Marxist thought on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nd regard human beings as the purpose in order to truly cultivate socialist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with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morality, intelligence, physique, beauty and labor.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orality establishment” and “people cultivation” contain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accidental” and “inevitable”, since “morality establishment” and “people cultivation” both have a common foundation—man himself, and they also have the necessity of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whose essence is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and dialectical unity of “establishing the virtue belonging to the cultivation people” and “cultivating people who have virtues”.

[Key words] morality establishment; people cultivation; educational ethics

(责任编辑 王兆璟/校对 丁一)